

吕冀平汉语论集

吕冀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冀平汉语论集 / 吕冀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0

ISBN 7-80149-776-7

. 吕... . 吕... 汉语 - 文集 . 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5093号

吕冀平汉语论集

著者: 吕冀平
责任编辑: 丁孝强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495 千字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776-7 / K · 111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自 序.....	1
主语和宾语的问题.....	1
从两个方面看动词谓语句的构成	13
对于《主语的定义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的商榷	18
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	29
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	51
两个平面，两种性质：词组和句子的分析	66
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	96
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	116
惯用语的划界和释义问题.....	128
汉语句法中的意合问题.....	149
动宾结构做补语.....	191
谈副动词.....	194
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用法.....	200
原因和理由的表达.....	211

假设和条件的表达.....	222
比较和选择的表达.....	236
并列结构的搭配.....	250
逻辑·语法·修辞.....	261
从“恢复疲劳”引起的讨论.....	273
语法修辞四讲.....	278
从“白宫”说到“母猴”.....	356
语言结构的层次.....	359
俞平伯先生的一则跋文.....	371
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375
语文规范工作 40 年.....	397
语言规范问题琐议.....	416
给《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的信.....	428
对汉语规范化的总体认识.....	431
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	452
谈谈中学教师进修学校里的语法教学问题.....	457
普通话和语文教学.....	462
漫谈语文教学.....	469
孔子·愤悱·启发.....	473
由“来今雨轩”想到的.....	476
语言能力的培养问题.....	479
在第九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491

评谭正璧的《基本语法》	496
评蒙锐诚编著《语法入门》	508
介绍汉语课本	51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读后	516
电大教材《汉语语法》读后	531
《吕叔湘语文论集》读后感	537
《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辑读后	546
叶长荫、詹人凤主编《 中学教学语法系统 论析》序 ...	552
张中行著《负暄琐话》序	554
王铁民著《古汉语基础读本》序	556
常纯民著《语法问题新探》序	558
戴昭铭著《规范语言学探索》序	560
王树声著《东北方言口语词汇例释》序	564
侯敏著《修辞美学》序	570
附：	
怀念我的老师	574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580
薪尽火传不计年——记吕叔湘先生	584

自序

这册汉语论集的名字原来定为《萤烛集》，我在序言里对它做了简单的解释。编辑先生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文学色彩，不够通俗，建议改用现在的名字。我仔细考虑之后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就把为《萤烛集》写的序言移录于下，不再另行赘述。

我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不能算短，可是文章却写得很少，而且自己认为其中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因而从未想过要把发表过的文章集结起来付梓。多年前当好心的朋友这样鼓励我的时候，我只能以惭愧二字谢之。据说汉代的扬雄曾“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朋友开玩笑，问我这样做是不是也悔其少作。我说岂止少作，连“老作”也同样，不过不是后悔，而是惭愧。后悔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既写之则安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得稍多一点，就觉得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拿不出手”，不值得重新排印一次。最近两三年，戴昭铭教授作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大力推动这里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工作。他旧话重提，多次对我再加鼓励，敦促，甚至动员，我依然固执己见，敬谢不敏。昭铭身上尚存古风，因为我和他曾有师生之谊，一向对我执礼甚恭。最近他神色庄重地又找我谈这件事，强调“这是工作需要！”我顿时感到一种压力。见我犹豫，他情辞恳切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既然当年写了，发表了，那就总会对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有帮助，哪怕文章的观点、方

法、结论是错误的，印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少走弯路也是值得的。这坦率的肺腑之言，使我无言以对。回顾五十多年中，文章虽然不多，但扪心自问，每篇写得都很认真，决无苟且之处。倘不计其价值的大小高低，这些文章也可以勉强算是给汉语教学和研究事业添了一块小小的砖，加了一片薄薄的瓦。于是我接受了昭铭的建议，准备把它们拿出去，赧颜也好，汗颜也好。我便着手搜集、编选自己的旧作，并且把文集的名字初定为《萤烛集》，因为假如这集子还能有点光亮和火焰的话，那也是萤的微光和烛的细焰；出版它的目的，借用西晋刘子雅的话，就是“愿以萤烛，增辉重光”。

昭铭其实早就安排几位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在寻找、查阅相关的刊物，发现一篇就复印下来。他们工作得很辛苦，而且全是在课余时间。我发表过文章的报章杂志自己原是保存得很完整的，“史无前例”的风暴中三名红卫兵为了查出我放了多少毒，从我家中抄走了全部相关的刊物。从此它们便石沉大海，至今无影无踪，一想起总不免扼腕浩叹。我遍翻旧篋，居然大出意外地翻出一篇发表在1949年哈尔滨《教学研究》上的文章，题目叫做《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这本杂志不知为什么竟然历经沧桑留存下来，有几处像是鼠啮的痕迹，透露出它劫后余生的艰难。这大概是我写的关于汉语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时间过去了52年有余，现在看看实在幼稚得可笑，连题目也觉得有点“扎眼”。但它写于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内战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这反映出塞外的哈尔滨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讨论有关汉语的教学问题了，尽管“汉语”这种叫法那时在这里还根本听不到。由于它多多少少显示出此间语文教学的一个历史侧面，所以并未因它太幼稚而加以删除。但是有些文章却并未收入，比如发表于1957年的《拼音方案·普通话·文字改革》。那是个特定的年代，现在把那一年下半年的任何报章杂志拿出来一看便知，所有文章不管是何内容，都必须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批右”。上述这篇文章虽然也谈了

一些相关的学术性的问题，但通篇看来政治批判的语言压倒了学术讨论的语言。重读之后，觉得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现那引人梦魇的场面。此外，两篇文章内容如有多处雷同的（大概其中一篇是应约急就之作），也只收一篇。其余则不计质量如何，篇幅长短，把找到的东西基本收入。除对少量过于不合时宜的例子加以更换之外，尽量存其原貌。

文章的编排是先按内容分为六组，每组再按发表的年代排出先后次序。第一组的内容大致是理论性的探讨，其中主要是关于汉语语法，也有关于读音和释义的。第二组的内容是关于汉语知识的解说，或关于语言文字的分析。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语法修辞四讲》是在1972年给哈尔滨的语文工作者所开的讲座。为了方便省力，其中有些举例采自我写的其他文章或专著，如今收集在一起，看来不免重复，谨请读者谅解。第三组的内容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集中探讨汉语规范化问题。第四组的内容是讨论语文教学问题，或如何提高语言文字的修养问题。其中有的是以论文的形式加以论证，有的是以散文的形式随意漫谈。第五组的内容是对一些研究汉语的专著、论文以及相关刊物的评论或读后感。第六组是我为一些朋友的汉语问题著作所写的序言。按说从任何角度看我都不宜于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言，大概进入80年代之后我已向耳顺之年靠拢，在黑龙江的语言学界已近乎“老”字辈，因而要我写序的朋友相对多一些，实在碍不过情面的，只好硬着头皮写下来。因为其中也都谈及汉语问题，所以也都收进集子里来。只有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与汉语问题无关，但这篇序言有点特殊，对我颇具纪念意义，也就不顾体例一并收入。最后，我还发表过一些写人物的文章，其中有关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都涉及一些与汉语问题相关的事情，还能够同这本文集的内容勉强搭上边儿，但写我业师罗明哲先生的文章却与汉语问题了无干系，只是因为我这一生会弃“工”从“文”，最初却与罗老师有关，后来又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里

工作数十年，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所以收进作为纪念。由于三篇写人物的文章与文集的主旨不太切合，因而把它们单排一组算作附录。

日子过得真快，几俯几仰我也成了七十五岁的老人了。“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情忘便是禅”，是谁的句子不记得了，但渐入老境之后的心态倒是同它接近的，不大回忆过去的风风雨雨，喜怒哀乐。不意这次一篇篇重读旧作，如烟的往事却在眼前晃动起来，不禁感慨系之。其中有两件事或许会使年轻的朋友思考点什么：一件是由1949年发表那篇《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引起的。我在文中反对有人主张“语文规律包括了观点立场，思想不正确文章就写不通”的这种观点，而提出语文“是一种工具，不仅我们掌握它，敌人也在掌握它”，因此“才应该更好地使用它”。那时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尚未问世，人们普遍地认为语言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我那时绝非高明到知道“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而只是朴素地（甚至是迟钝地——意识不到它会同有无阶级性的问题联系起来）觉得语言文字是个人人都用的工具。文章发表后不久，不知怎么一下子反映到当时哈尔滨教育部门的最高领导那里。他读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一种动向，是在暗示语言没有阶级性，敌人也能写出好文章。他指示要开大型的批判会，然后视态度如何再行处理。我听到消息后吓坏了，因为那个时候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说大就大，会招致可怕的后果。有些好心的中层领导向局长进言：作者很年轻，由于对马列主义无知才犯了这种错误，还是以教育为主吧。过了些日子，大概局长处理重要的事情太忙，没再追问这件事，于是我的顶头上司——教育局的语文督学召开了一个由各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参加的小型批判会，这事算是“摆平”。但是我从中却受到了真正的“思想教育”，在其后30年间大大小小的运动中，如果没有“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态”的威胁，我便三缄其口。今天看来，虽然艰难却总算平安地从那样的年代里走过来，隐隐中得益于这

“三缄其口”的地方一定很多。追本溯源，我应该感谢那位局长。另一件事是在1955年，编写《汉语》课本在语法体系上遇到难题，久议不决。当时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已经集中地讨论过词类问题，但更难解决的句法问题尚未讨论，我就写了一篇《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意在引起同行们的注意。文章写好后请张志公先生提意见，张先生全面而中肯地提出意见之后又把清样打了三份，分别送交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叶圣陶先生、兼职副总编吕叔湘先生和副社长吴伯箫先生，请他们把把关，因为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较大规模的讨论，所以要慎重一些。三份清样很快返回，上面写着详略不同的意见，有的还直接加以改动，那认真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我斟酌这些意见对文章做了较大的修改。其中吴伯箫先生针对我文章中有一句“斯大林给语法规律所下的有名的定义，这里不必再引了”而提了一条意见，大意是“斯大林的话多提几次有什么不好呢？”显然是要我把斯大林的定义再引证上，不必怕重复。我反复琢磨，斯大林的那段话当时搞语法学的人确实是人人耳熟能详，真的没有重复的必要。于是我决定：不改。反正发表后吴社长决不会再来看一遍，因为吴先生是散文名家，不搞语言学，对此不会有兴趣。文章发表后很久了，有一次在院子里遇见吴先生，他笑嘻嘻地问我：“文章反映怎么样？我又看了一遍，问题提的比较全面，一定能引起讨论。”这大出我的意外，我心里直嘀咕，因为他提的那条意见我一字未取，不由得有些尴尬。但他似乎浑然未觉，依旧笑嘻嘻地走了。看来并未由于我对他的意见未加尊重而心存芥蒂。呜呼，尘封了的往事又都历历如在目前，而扶掖过我、指导过我的前辈们都已先后身归道山，留给我的的是不尽的回忆与感念，尤其在这部文集即将成书的时候。

就此打住，不再饶舌。最后，我要向戴昭铭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没有他全力的促成，就没有这文集的出版。我还要感谢董爱丽、张华、李君、王崇、黄彩玉、吴立红、殷树林等同学，他

们不辞辛劳，挤出课余时间收集文章，校对文稿，尽心尽力；特别是殷树林同学还要代我去有关方面借阅报刊，取送相关的复印稿件和打印的校样等等，使我十分过意不去。同学们的情谊我心领了，在这里由衷地说一声“谢谢大家！”

2001年10月15日
于黑龙江大学

动宾结构做补语

动词、形容词或者动宾结构，加在别的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表示前一个成分的结果、趋向等等的，叫做补语。动词加上它的补语，叫做动补结构。^①如：“赶走了侵略者”、“写好了信”。

有的动补结构黏附得很紧，差不多成为一个词了，如“肃清”、“推翻”。这类结构比较容易辨认。但是有一些用动宾结构来做补语的动补结构，有时候就不大容易分清。比如“打到台湾”和“打下台湾”，从形式上看，都是“动词—动词—宾语”。可是两个结构不同。“打到台湾”里面主要动词“打”并没有宾语，“台湾”只是“到”的宾语，“到台湾”这个动宾结构做“打”的补语，表示“打”的方向和地点，所以整个结构是“动词（打）+补语（到台湾）”。在“打下台湾”里面，“下”是“打”的补语，“台湾”是“打下”的宾语，所以整个结构是“动补结构（打下）+宾语（台湾）”。这样就不难看出来，前一个是动补结构，后一个是动宾结构。另外的例子：“我一早就出去买书，一直买到下午，也没买到好书。”这里的“买到下午”和“买到好书”，中间的区别也跟上面的一样。

这样一来，单凭语觉来分析它们就困难了。鉴别的第一个办

^① 这里说的“结构”就是其他语法书上所说的“伪语”或“短语”。

法是从意念上来看。动词后头的那个成分如果是动作的对象（受事者），就是动宾结构。比如“买到好书”，“买”的对象是“好书”。如果动词后头的那个成分不是动作的对象，就是动补结构。比如“买到下午”，“下午”并不是“买”的对象。不过这个办法没有很大的把握。初学语法的人遇到“打到台湾”、“打在头上”这样的动补结构时，往往会引起错觉，以为“台湾”跟“头”都是“打”的对象，于是把它们分析成了动宾结构。

第二个办法是从动宾结构做补语的那种动补结构的性质上来看。凡是这种动补结构，它的补语常常是用来表示时间和地位的。就像“送到车站”、“走向光明”、“抬进屋里”、“睡到天亮”、“喝到半夜”等等。但这不过是“常常”，并不是动宾结构做补语一定表示时间和地位。比方说，“压成了钢板”就是动宾结构做补语的动补结构（比较动宾结构“压碎了钢板”），但补语“成了钢板”并不表示时间和地位。

还有一种比较有用的鉴别方法，是用“把”字来试验。汉语里，如果动词带着宾语，而这个动词同时又有补语，差不多都可以用“把”字把原来的宾语提到动词前头去。原来是“动词+补语—宾语”，现在就变成“‘把’—宾语—动词+补语”。比如“关上窗子”、“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可以改成“把窗子关上”、“把地主阶级的统治推翻”。用这个办法来试验一下前面的那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能说“把台湾打下”、“把好书买到”、“把钢板压碎”，但是不能说“把台湾打到”、“把下午买到”、“把钢板压成”，也不能说“把光明走向”、“把屋里抬进”。这是因为凡是动宾结构做补语的动补结构，尽管看起来像是有宾语，其实这宾语已经做了补语的一部分，这个动补结构就应该说是没有宾语了，所以里头用不进“把”字去。

有些“‘把’—宾语—动词+补语”的结构，可以还原为“动词+补语—宾语”的结构，比如上面说的“把窗子关上”就可以还原为“关上窗子”。可是如果补语本身是动宾结构时，就

不大好还原。比如说，“把美军赶到海里去”就不能说成“赶到海里去美军”。

在有“把”字的结构里，一般说来动词都有补语。不带补语的，最常见的有下面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结构里面有两个宾语，如“把这笔钱给你”、“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①；一种是动词前面有个“一”字，如“把手一伸”、“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

辨认动宾结构做补语的动补结构，不只是解释上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实际效用，所以这里提出两点意见来，供读者参考。

（北京《语文学习》1953年第11期）

① 这里把“一下”也称为宾语，这是采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语法讲话》里的说法，别的语法书上大都认为它是一种补语。

谈 副 动 词

副动词（有的书上叫“介词”）的用法比较近于虚词。各类虚词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每个虚词又往往有自己的特性。这里谈的是偏重在副动词的共通性方面的。

《语法修辞讲话》对副动词的解释是：

“把”、“被”、“从”、“对于”等，不能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如“我把报纸”是不能成句的），我们就管它叫副动词。“在”、“往”、“向”、“到”等，能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但是经常做次要成分；当它这样用的时候，我们也管它叫副动词。（见第一讲第 11 页）

照这样的看法，“把”、“在”这些词可以分为两类：

（一）只能做谓语里的次要成分的：把、被、从、和、连、对于、关于……

（二）经常但不是永远做谓语里的次要成分的：在、使、^①

① 目前的语法书很少有认“使”为副动词的。其实，“被”既可以列入副动词，“使”也应该可以认做副动词。因为除了“使用”这个意义的“使”之外，它是不能够在句子里单独存在的，正如“被”字不能在句子里单独存在一样。

向、往、为……

这样把它们分成两类，只是就这些词的用途广狭来说的——第一类只有副动词一种用法，第二类除去做副动词以外，有时可以做谓语的主要动词。当它们用在句子里做副动词时，两类的作用和位置都一样。

既然是副动词，那么在句子里必然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或是带有动词性的形容词）跟它一块儿用。它跟主要动词的关系位置，大致说来有下面几种情形（例句全采自鲁迅的著作）：

（1）副动词、宾语——动词。如：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
愿世界为她变好。
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

（2）副动词——动词。如：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
受之父母的头发给剪掉了。

（3）动词——副动词、宾语。如：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
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

（4）副动词、宾语——动词、宾语。如：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

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

另外有一种句子，副动词跟动词的关系位置正好和（4）式对调，或者说是（3）式的动词有了宾语：

（5）动词、宾语——副动词、宾语。如：

……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

（毛主席致马林科夫主席电文）

几年来高中共毕业了二十一万六千人，供应了高等学校以大量新生，……（《人民日报》1954年2月2日社论）

这样的用法目前还只见于书面，而且这样用的副动词也只有一个“以”字。这样的句子很像把副动词和它的宾语一起挪到动词的下面；因为把它们提到动词前面去，意思大致还差不多。但是把它们提到动词前面去，强调副动词的宾语的意味便没有了。

从句子的格式来看，又可以把有副动词的句子分成两种：一种是近于连动式的，特点是副动词跟动词的主语是一个。这类最多。一种是近于兼语式的，特点是副动词的宾语同时又兼做动词的主语。这类较少，只有“被”和“使”等几个词可以有这种用法。（3）式不能归入这两个格式里，因为它的副动词及其宾语只是补充说明动作的趋向和结果的，跟主语并不直接发生关系。

前面说的主要是副动词在句子里的位置，也就是有副动词的句子的结构问题。下边再说一说副动词在用法上的特点和使用副动词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副动词必须带宾语，这是它的特点。只有（2）式里的副动词没有宾语，这是特殊的用法，只有“被”和“给”（口语里的“被”）偶尔这样用。

副动词前面用修饰语的时候较少，有的话也大多是属于限制